

中国首部魔幻情爱经典 女性边缘人“迷狂”群像

上海女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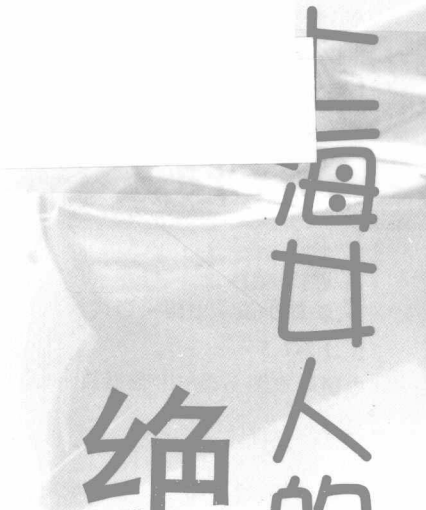
温雨虹 著

——斯泰因在上海的秘密生活

绝世恋情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上海女人的

绝世恋情

温雨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女人的绝世恋情/温雨虹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4

ISBN 7-5354-2248-9

I. 上…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598 号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4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171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一九九四年九月中旬，在英国伦敦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一个不知名的画廊里，举办了一次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水彩画展。画展很快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瞩目。其中有八幅不知名画者的水彩画，特别引起了前来观看的人们和收藏家们的极大兴趣。最后，这八幅尺寸在五六十厘米、七八十厘米不等的水彩画，以每幅四十至六十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一空。随后几天的《泰晤士》报，对这起惊人的事件，做了大肆渲染。报纸说，这八幅水彩画，均系三十年代末一中国女画家所绘。画面上的裸体女子，其中几个白人女性，实则当时上海地下妓院里流亡的犹太女人和白俄女性。另外三幅中国女子的裸体，据说是当时这位奇才女画家的一亲密女友。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之画面所传达出的奇幻的异国风情和作者表达出的罕见的激情与强烈的色彩效果，使得这一神秘的女画家的作品，售出了中国水彩画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在上海万航渡路，一个外表看去极为普通的老太太，花了一大笔钱，租下了一幢就快要拆迁的老式公寓。

第一章 发现城堡 0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城堡？城堡究竟象征了什么？那么多的文学作品采纳城堡这个主题，但是它们的含义却并不是一致的。

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的《辞海》里，没有现成的城堡一词。对有关的几个词语解释如下：

城 chéng 1. 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2. 唐朝边戍名。 3. 修筑城墙。《诗·小雅·出车》：“城彼朔方。”

堡 bǎo 土筑的小城。《晋书·苻登载记》：“徐嵩、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现泛指军事上的防御建筑。如：碉堡；桥头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八〇年六月山东第十六次印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城堡”一词，可解释得极为简单，与之相关的几个词同样如此：

城 chéng 1. 城墙：~外|万里长~。 2. 城墙以内的地方：东~。 3. 城市（跟“乡”相对）：消灭~乡差别。

【城堡】堡垒式的小城。

堡 bǎo 堡垒：碉~|地~。

【堡垒】bǎolěi 1. 在冲要点作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 2. 比喻难于攻破的事物或不容易接受进步思想的人：封建~|科学~|顽

固~(十分顽固的人)。

垒¹lěi 用砖、石、土块等砌或筑：~猪圈|~一道墙。

垒²lěi 军营的墙壁或工事：壁~|深沟高~|两军对~。

一九八九年九月求实出版社出版，哈尔滨新路印刷厂印刷的由杨光、林燕玲等翻译的《尼尔森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对城堡的解释极为详细而全面：

“城堡是贵族们抵御袭击的地方。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城堡。十字军骑士在近东也修建了城堡。

“早期的城堡，即十至十一世纪所建的城堡，是用树木和泥土建成的。贵族的房子盖在高高的土墩上，土墩四周是一条壕沟，院子外常常有一圈围墙。

“攻城的技术越来越巧妙，而筑城的技术也越来越高超，城堡便很难攻破。

“到了十二世纪，城堡一般用砖和石块筑成。塔楼取代了土墩。塔楼是一座高大坚实的塔，贵族们居住在里面。塔楼里还有供全家人聚集的大厅、贵族家眷的居室，佣人和卫士们的住房以及储藏防御物资的储藏室。塔楼外有一层或几层外墙，在外墙的不远处建有小岗楼，卫士们在岗楼里可以观察到城堡内外的动静。塔楼和岗楼里都设有雉堞，便于藏身和射箭，丢石块和往下倒开水，以守住城堡。四周的岗楼还装有闸门，墙外装有吊桥，吊桥可以从墙外的壕沟里提起或放下。敌人要想围攻城堡，要么在壕沟水下钻洞，要么架云梯入城内，要么用弹向城堡发射石块，要么就在城边等待城堡里弹尽粮绝。

“到十四世纪时，城堡仍是防御战的武器。有时候，城堡里的生活也是充满乐趣的。贵族们在城堡里有好几处住所，只是遭到袭击时才使用塔楼。随着大炮的发明，城堡不能再发挥防御作用了，因为大炮能轻易地将城门轰开。”

看来城堡的本义是指古代和中世纪西方贵族们能够安全居住

和抵御外来侵袭的高大坚固的建筑物。

艺术对我而言，犹如生命。

然而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已不再对此吹毛求疵，刻意追求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艺术作品打动，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哥从图书馆借回了很多小说，其中有一本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这类成人书籍。我只是出于好奇趁哥哥不在时随手翻了起来。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立刻就被《斯巴达克斯》给迷住了。我完全被书中那宏伟的气势和人物的崇高品格给震撼了，书中斯巴达克斯的顽强不屈及与范莱丽娅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斯巴达克斯》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著作，也是我在童年时最先在书中接触到的第一个成年人的世界，它还是我在书中接触到的第一个成年人之间的理想爱情。《斯巴达克斯》似乎使我一夜之间突然长大了，它就像一扇神奇世界的大门，忽然在我的眼前敞开，让我看到了在我所生活的现实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崭新、动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那样美妙、神奇、宏伟、壮丽，充满了永恒的魅力。

这个世界从此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唤醒了我童年幼稚酣睡的心灵，激起了我对那光芒四射般的世界的渴求，它对我就像天边冉冉升起的太阳，又像每天我必需呼吸的新鲜空气，荒漠中行走的人渴饮的水，每一天如果我感受不到这样的世界，我就会感到窒息、憋闷，我的心就会感到无限的空虚，生命仿佛毫无意义。为此我收集了大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印刷精美云集各国大师的美术画册，各种经典和流行的音乐磁带。电影院、美术馆更是我常光顾的好去处。我完全陶醉在一片艺术的天地之中。我上初一的时候，家里终于同意了我学习绘画的要求。

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我立志要当一名画家，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与艺术结伴相随，时刻陶醉在那动人心扉、瑰丽无比的世界里了。啊，在那个世界里我的灵魂可以像天空中的白云，自由地飘荡，我的心就像那大海，广阔无边，波澜壮阔。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我才能感受到那现实中从未有过的神奇辉煌、灿烂绚丽，那火热的燃烧，那怦然的心动，那灵魂的狂野，那内心的喧嚣……

两年前，我终于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并且留校执教。我再一次感到欣喜，我终于为实现我的终生宿愿——当一名艺术家，铺平了道路。

可是要想达到真正的艺术境界又谈何容易。从学画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画的画不计其数，无论是临摹的作品，还是写生的作品，亦或是我自己创作的作品，可谓琳琅满目，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和学院的画室里比比皆是。我也参加过多次各种大小画展，有的画还得了大奖，获得了高度赞誉。在学院里我被称为大有前途的青年一代画家。可是这一切，并不让我感到满意。每天我审视自己的作品，我总发现我的画是那么苍白、拘谨、羞涩、滞重，它们完全没有我渴望的那种恢宏的气势，超凡的想象，旺盛的生命的燃烧和奔流不息的灵魂的叫嚣。而在凡高的作品里，毕加索的绘画中，弗洛伊德的形象上……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些，那些叫我们心颤不已的跳跃的笔触，那些令我们瞠目的立体的造型，那些叫我们心痛的扭曲的人体……它们叫我们平凡的生活受到了冲击，让我们空虚的心灵受到了震颤，我们乏味的日子具有了意义。

噢，我多么渴望那样的激情，创作出那样的作品！可我知道，我初出茅庐，怎能与那些大师相比？我只是希望能够尽我的微薄之力，画出使自己激动的作品，让自己的心灵产生共鸣的画作。因为只有这样我那多年喧嚣的心才能够得到平服，我也才能够感到自己已经走上了那通往神奇的瑰丽的世界的道路。

然而，什么才能激起我这样的灵感呢？我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生命之泉呢？

上海，这个我在童年时就魂牵梦绕的城市，当我第一次来到它的脚下，仰视它那惊人的绚烂俏丽，是我在念美院二年级暑期时。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南游，那时我们每人背着一个大画夹，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终于走出了潮水般拥挤的站台，兴高采烈地步入了上海迷宫一般的街道。当时那些气势宏伟的欧式高楼，低矮殷实的一排排食品杂货店，都和我梦中见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说，瞧，这就是你要寻找的地方，你的所有梦幻都将在这里编织着色，开放出紫罗兰色的花朵，升腾出紫罗兰色的烟雾。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和这里相媲美，再没有一块场所可以使你如此浮想联翩，流连忘返。这就是你的梦中之城。

还在美院的最后一年，我就报考了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投入了紧张激烈的研究生考试。非常幸运的是，我被录取了。命运再一次向我敞开了它那友善的大门。

现在上海变得更加豪华和气派了。它和七年前我第一次来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家又一家的企业公司创建出来，外国企业也拥了进来，街道上洋人日渐增多，商场里也摆满了进口食品。特别是到了夜晚，上海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而那些过去我常看到的低矮的老房子已经不多见了。每天走在这座城市里，我感到很自豪。如今我已成了上海一分子，甚至还学会了那难懂的上海方言，那些依稀可辨错综复杂的里弄小巷，也再不会使我头晕目眩了。无论我走到哪里，和哪个阶层的人士谈话、寒暄，他们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然而我却发现，这一切距离我所要寻找的那另一个世界，何其远矣。在茫茫人海中，在摩天大厦林立的外滩、浦东，我常常

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里吗？难道这就是我寻觅已久的梦中殿堂吗？

每一天我都在大街小巷徘徊往返，我仔细地端详着那些过往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我审视着他们的举止、相貌、正面和背影。我能轻易地判断出他们的职业、年龄，甚至婚否、生活得是否如意、贫困亦或富裕。走在商厦里，坐在酒店中，可供我观察的人就更多了，甚至那些店员侍者也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傍晚，我喜欢漫步于那些远离市中心的狭窄而拥挤的街巷，听着路边小商贩们用上海方言的吆喝叫卖。低矮而破旧的二层或三层公寓里的居民将他们洗净的衣服串在长长的竹竿里，悬挂在路边的树杈上。在那些更挤更密的小杂货店里，食品都被包成一包包，用绳子悬挂在小小柜台的上方或昏暗的杂货店里的房梁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更亲切的南方情调。可是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却时时揪扯着我的心。这一切距离我渴望的那能够激起我燃烧生命之火，撼动我灵魂迸发的形象多么遥远啊。

两年来，我的画毫无长进。我本能地感到我的心正在渐渐地枯萎，我的面容也日益变得憔悴不堪。而我刚刚二十六岁。可我却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垂暮之年。

每一天我坐在画室里，眼睁睁地看着一块块绷好的画布和扔得到处都是的颜料，却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有时为了安慰自己，我也会画上半天。可是随后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涂抹掉。因为它们闪现不出一丝艺术的光辉。

我感到自己已近枯竭的边缘了。我甚至对自己，对所谓的艺术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我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只是平稳地教我的课、画我的画呢？妈妈不是总抱怨我的想法太出格了吗？“一个女孩子差不多就行了。”她总是这样说。

噢，不行。我总是这样回答她。

可我自己的生活会变得如此空虚无聊，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枯燥乏味。那些随时随地都会遇见的异性追求者们，也开始让我感到乏味和无聊了。曾经有一度我想也许在他们身上我会找到慰藉。这些围着我的男人们，多大年龄的都有。他们有的英俊潇洒，风流飘逸。一开始我为他们的相貌所陶醉，我给他们画了大量的肖像和人体。那些画确实精美之至，得到过很多人的褒奖。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他们过于轻薄浮夸，除了相貌再也没有可供我挖掘的东西了。而有的男人深沉刚毅，特别具有男子气概。但他们说出的话带有十足的专横跋扈的劲儿，仿佛他们是整个人类道德行为的准绳。于是我画出的他们的像，他们往往不满意，因为我采用了变形的手法，他们说画的不像，丑化了他们。我只好一笑置之。还有一些男人体格健硕，但做起事来像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喜欢画他们的形体，那种单纯的形体美也非常感人。但我不喜欢当他们的母亲和姐姐。这些男人当中有的事业有成，财大气粗，有的正在奋力拼搏，开拓自己的未来，也有的经历坎坷，孤独悒郁，还有的碌碌无为，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但不管怎样，我在他们身上还是学到了很多，他们开阔了我的视野，帮助我了解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大多数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还与我过从甚密，甚至还真心爱过他们其中的个别人，直到今天还如此。因为虽然他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那是人之常情，我仍真心地喜欢他们，喜欢和他们交往，喜欢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喜欢和他们一起做事，当然更喜欢与他们去舞厅跳舞、逛公园、喝咖啡、看电影，甚至在闷热的房间里与他们做爱。这一切会让我紧张的神经变得松弛，让我烦闷的生活得到调剂。

可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让我摆脱掉那种空虚乏味的感觉，那种仿佛我过的生活的不真实感。似乎所

有的一切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每一天我都感到自己距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远，它的豪华和气派与我毫不相关。那些人，无论是朋友，我的导师，我教的学生，甚至是我的恋人，都好像与我生活在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里。在他们身上，在这座城市里，都没有我渴望寻觅的生命的燃烧之火。

甚至每次与我相爱的人做爱之后，我也感到无限的空虚。我身边的恋人，不是离我很近，相反他远在天际，遥不可测，连白云也在笑我体单力薄，瞥见了他那苍白虚弱的内核。我感到很冷很冷，人世间在我的眼中已经变得如一团灰烬，即使偶尔蹿出的一两点火苗也是微弱的苍白之火，天上飘下的蒙蒙细雨就足以将它浇灭。当我凭窗远眺，望着那稠密的市区上空和迂回曲折的街巷里弄，那些曾经引起我无限遐思的地域，如今却只能使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变得一天比一天颓废，一天比一天茫然，似乎什么也激不起我的兴趣。就连那些我以前最喜欢翻看的大师们的画册，我也不再看了，学院定期举办的画展我更是毫无兴致。课堂上那些青年学生更让我心情烦躁，他们就像当年我在美院一样，除了表面的好奇心和空有一团热情以外，其余的全都一概不知。

我度日如年，因为这日子已经毫无意义。

但是渐渐地我学会了机械地过日子，为了使自己不至于神经崩溃，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和别人一样。每天我漫不经心地消磨时光，按部就班地上我的课，为了使自己不手生画一些平庸的画，还时常到外面搞一些广告设计，画一些水彩装饰画或时装设计图样等。这些事让我学会了赚钱。有时与朋友聊聊天，与情人定期约会。这些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我妈妈远在北方的城市，每个星期都与我通电话。她现在似乎对我已经很放心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我常常会很开心地大笑起来，到舞厅狂热地蹦跳，到夜总会一展歌喉，热衷于学唱那些流行歌曲，有时还会一醉方

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给他们带来了快乐。

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正在沉沦。艺术已经远离我而去。我生活在一片看似繁荣但实际上却是荒芜的世界上。

有时我会忽然清醒地意识到：这座城市是浮华的，因为它没有灵魂；而所有的人与我一样都是空虚的，因为我们从未找到自己想要的；我们的欢乐是虚假的，因为我们以此来掩盖我们的迷惘。

在我的寓所桌子上，还摆放着两年前我抄写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挪威著名画家蒙克的几段格言：

“我要描写的是那种触动我心灵的眼睛的线条和色彩。我不是画我所见到的东西，而是画我所经历的东西。”

“只有通过人的神经、内心、头脑和眼睛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才是艺术。”

“我决不描绘男人们看书、女人们结毛线之类的室内画。我一定要描绘有呼吸、有感觉，并在痛苦和爱情中生活的人们。”^①

可是我所经历的只有空虚、麻木和沉沦。

一天傍晚，我和往常一样，从画室出来到马路上闲逛。白天里闷热的空气仍然笼罩在城市的半空中，粘稠而湿漉漉的感觉使我犹如浸泡在庞大的蒸汽浴缸里。我信步沿着淮海路走去。虽然是傍晚，然而这却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间。各大商场门前挤满了人群，一阵阵的空调凉风不断地从里面吹出来。淮海路仍然是那么豪华而气派，不，应该说它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了，完全成了一条富贵人的街。这从逛街的人们刻意雕琢的服饰打扮，就可以一眼看出。名贵的香水味从各个化妆品商店里渗透出来，在空气中弥漫着，和路边摆放的鲜花一起，散发出刺鼻的香味。我想起

① 以上各段均转引自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外国绘画大师画风系列》中《蒙克画风》里陈洛加写的“蒙克画风序”。

在那部人人都喜欢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里，丁力做梦都盼望着能够住到这条路上。那时这条路叫霞飞路，是当时法租界里最繁华的地段。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霞飞路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我仿佛还听到了那老式的留声机里播放出来的华尔兹舞曲。不知不觉中我已拐到了福州路，我蓦地想起这条街在旧上海被称作四马路，是当时一条有名的文化街，很多我们熟悉的已逝的有名望的文化人，都曾经和这条马路打过交道。那时各种出版社、杂志公司、作家书屋，一排排、肩并肩地挨在一起，兜售着五花八门的著作、杂志、译文……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还有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坛名人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常常出入于这条马路。如今那些低矮的旧宅、老屋，大都已经不见，仅剩下的几幢，也早已换上了新的门牌号。

在一个报摊上，我买了一份当天的《新民晚报》。报上没有什么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尽是一些有关外商投资浦东的消息，下岗职工积极再就业的逸闻趣事，或是出租司机遭到抢劫的故事……我折起报纸扔到果皮箱里。忽然报纸的一角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重又拾起报纸，那是报纸的第四版，下面的广告栏里，一则招聘画家的启事：

诚聘年轻女画家

要求：须懂上海方言，并对怪异的事物持宽容的态度。有意者请自带作品或作品样本。

月薪六千元。

联系地址：极司非尔路四十七号。

我差一点咯咯地笑起来，极司非尔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该是旧上海的一条路吧。登这则启事的人，莫不是还生活在三十年代上海不成？我折起报纸重又扔进果皮箱里。

第二章 寻访城堡 - 1

一九二〇年九月，卡夫卡写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初稿，此后他一直在不断地修改这部作品，直至一九二四年病逝，这部作品仍没有完成，就像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审判》和《美国》一样，它们全都是没有结尾的小说，就好似那弥漫在作品中没完没了的痛苦一样，永远也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或许就是卡夫卡的小说全都未完成的原因吧。时至今日卡夫卡仍然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个作家了。这痛苦之深，之巨大，之悠远，令我们望而生畏，深怀恐惧。我们避之卡夫卡，犹如避之瘟疫。因为他象征了完全失败的人生，彻底的痛苦之渊，他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遭受的最畸形的心理压力和所必须付出的种种昂贵的丧失人性的代价，以及他所承受的似乎除了迷惘、绝望、失败以外，再无其它。这就是卡夫卡的人生，也是他作品中的世界，如此荒芜，悲凉，毫无希望可言。

他的《城堡》更是集痛苦、失望于一身。这部作品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当时人们对生活和未来还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态度，卡夫卡的悲观失望情绪令人厌恶，不合时宜。然而三十年代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卡夫卡深感的痛苦不再仅仅只属于他一人。卡夫卡的痛苦遍及全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可找到他的共鸣者。那深切的内心焦虑，那畸形的强大压力，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恐惧折磨，成了全世界的通病。那令卡夫卡望而生畏的城堡，那永远不可接近的权势与威严的象征，那不可更改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不再只使卡夫卡一人感到茫然、困惑，那城堡已成了每一个人心目中的城堡，宛如巨石般

地沉沉地压在人们的心头，让人们透不过气来，那是不可琢磨的命运的象征，它既使我们无限苦痛，又使我们时时神往，那是我们想往而又遥不可及的目标。我们远远地在它的大门外徘徊着，我们因为找不到进入它的途径而痛苦万状，身心俱碎。我们一生无不如此，我们默默地耗损我们一生的时间寻找着，搜求着，倾注了我们所有的渴望、热情、真诚、爱意、思想、劳作，就为了打开那扇庄严的大门，就为了能够进入那个看上去无比神圣的领地。为此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们奉献了所有，可我们仍然不能够进入，并且我们还一再地被告知，我们没有资格，或是我们不配享有这种资格。而那城堡多么诱人，它是那么神秘，仿佛我们的一切生杀大权、幸福自由、欢乐享受都掌握在它的手里，都在等待着它前来定判裁决。它如此威严耸立，高高在上。

如果说《城堡》有着更多更深层的寓意的话，那么它最直截了当的表现，就是卡夫卡式的那永久的被排斥、被摒弃，不被这个世界、不被我们的生活所接纳的痛苦心理。

“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作家而已。”“而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过去，既平淡无奇，又百无聊赖。有时和几个朋友聚一聚，或出外玩几天，当时还满有兴致，过后却空虚无度。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给几个学生上完选修课出来，走到大街上一家冷饮厅里，要了两份草莓冰淇淋，选了一个靠窗户

^① 转引自【奥】弗朗茨·卡夫卡《城堡》（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言中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的论述。文中着重号系本书作者所加。